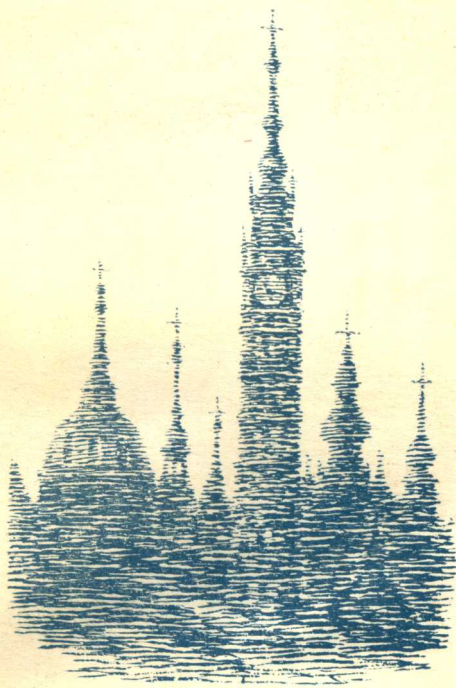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下

罗·特雷塞尔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英〕罗·特雷塞尔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孙铤 龙文佩 张月祥 译

薛 诗 绮 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第二十七章

帝国维护者的游行队伍

这是一个在本季节里难得碰到的好天气。他们沿着朝南的宏伟大道走着，身上感到很暖和。大道上熙熙攘攘尽是些衣冠楚楚佩戴珠宝的游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脸上显出酒醉饭饱的神情，有些女人涂脂抹粉想掩盖那由于作恶多端和行为放荡而留下的痕迹。这群人里还夹杂不少养得红光满面的人，穿着用上等衣料做成的黑长袍，带着柔软的宽边毡帽。其中大多数人柔软的白手指上戴着金戒指，脚上穿着小山羊皮或小牛皮制成的十分合脚的靴子。他们全隶属于骗子大军，利用同胞们的无知、单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自称是卑贱的拿撒勒木匠的“信徒”和“仆人”，所谓拿撒勒木匠，就是那无处容身的可怜虫耶稣基督。

这些穿着黑长袍的“信徒”们，没有理睬东一个西一个站在马路上的失业的木匠、砖瓦匠、粉刷匠和油漆匠。而那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失业工人中有不少跟几个推着车子过来的我们的朋友相识。车子经过时他们同这些人点头打招呼。不时还有些失业工人上前去跟着车子走一段路，打听拉什顿公司有没有活儿可干。

克拉斯和他的朋友们走了半条街，在靠近喷泉的地方碰

到很多臂缠白布的人，白布上印有“募捐员”几个黑字。这些人手提募捐箱，招呼着街上的行人，要他们捐钱给失业工人。他们是先行队伍，可以看见后面不远的地方大队人马正在浩浩荡荡地开过来。

队伍走近时索金斯把车停靠在人行道边，等他们过去。游行的一共有三百人左右，四人一排。他们举着三面大白旗，上面印着黑字：“感谢捐款人”，“援助真正的失业工人”，“孩子们要吃饭”。虽然队伍里也有一些技术工人，但是大多数还是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非到真正无路可走时，一般是不参加这种队伍的……他们一向总努力装做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的样子。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其实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那他会非常生气。尽管他自己知道他的孩子们还没有有钱人家的小狗、小猫吃得好，可是他还是向邻居们吹牛，使他们以为他有某种神秘的收入；他竭力掩盖自己的贫困，好象贫困是一种罪恶似的。这种人多半宁可饿死也不肯求乞，因此在游行队伍中，技术工人占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都是普通工人。

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被社会抛弃的可怜虫：流浪汉和一无所有的醉醺醺的无业游民。如果那些看不起这些可怜虫的自以为品德高尚的伪君子也落到了同样的地步，那么其中大部分人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

他们形容憔悴，面色苍白，穿得破破烂烂，拖着塌了后跟的鞋子懒懒散散地走着。有些人带着迷惘的或有点狂乱的眼神向周围扫视，但大多数人都垂下了眼皮或是直瞪着两眼向前走，他们显得十分沮丧、绝望，似乎很不好意思……

[[“谁都看得出他们是些什么人，”克拉斯讽刺地说，“这

里面真正的工人总数还不到五十个，]]其他大多数人就是给他们机会也不见得肯干活。”

“对，我也这样想，”索金斯笑着表示同意。

“先给他们工作，等他们不肯干时再说这种话也还不迟哩，”欧文说。

“这种事情对我们这个城市大有害处，”斯莱姆说，“不该让他们游行的，警察应该出来禁止。这样下去真要把所有的上等人都吓跑了！”

“我说，真他妈的太丢脸啦，”克拉斯说，“这样好的天气，上等人都要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怎么偏偏让他们在宏伟大道上游行！”

“你大概认为他们该呆在家里悄悄地挨饿吧，”欧文说，“我可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考虑他们这样做对城市有没有害处，这个城市好象并不管他们的死活哩。”

“那么，难道你相信游行这事真能管用吗？”斯莱姆问。

“不，当然不。[[正是那些强盗们抢去了工人应得的东西，而且正在享受工人们劳动的成果，现在向他们要回来，这是权利，为什么要作为恩赐来乞求呢？这种做法我当然不赞成。看看他们那种难为情的样子，你也许会以为他们不是受害者，反倒是罪人哩！”]]

“可是，你总得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没有什么技能，”克拉斯带着洋洋自得的口吻说，“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技术工人。”

“是技术工人又怎样呢！情况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欧文回答，“他们是人，他们有权利跟别人一样生活。所谓非技术性工作也象你我的工作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有用

的。他们不会做我的工作，可我也不会做他们的非技术性工作。”

“不过，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的话，也许容易找到工作，”克拉斯说。

欧文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这些游行的工人都变成了有技术的木匠、粉刷匠、砖瓦匠和油漆匠，那么我们刚才碰到的另外那批工人找活干就会容易些吗？难道你，或者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这种荒唐的说法吗？”

克拉斯没有回答。

“要是没有足够的工作给那些游荡街头的技术工人做，那么即使游行队伍里所有的普通工人都变成了技术工人，又有什么用呢？”

克拉斯还是没有回答。斯莱姆和索金斯也没有出来替他帮腔。

“要是真都变成了技术工人，”欧文继续说，“那只会使现有的技术工人处境更糟。技术工人越多，竞争也越激烈，也就会有更多的技术工人失业，结果反而增加了老板们压低工钱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由党——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剥削工人的——拉拢鼎鼎大名的吉姆·斯可兹来告诉我们说，改进技术教育可以消除失业和贫穷。”

“我看你认为吉姆·斯可兹也是个该死的大笨蛋，就象那些和你想不到一块去的人一样，对吗？”索金斯问。

“要是他真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大笨蛋。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工人都是笨

蛋，会相信他的话。要不，他才不会编出这么一套谎话说给我们听呢。”

“我想你大概不认为他的想法有什么不对吧，”克拉斯悻悻地说。

“在下次大选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作出判断了，”欧文回答，“要是工人阶级仍旧选出一大堆自由党或者保守党的地主、老板来统治他们，那么就可以证明吉姆·斯可兹对工人智慧的估价大体上是正确的。”

“好吧，不管怎样，”斯莱姆坚持说，“我总认为不该让他们招摇过市——把游人全都吓跑了。”

“那你认为他们该怎么办呢？”欧文问道。

“让这些该死的家伙统统滚到济贫院去！”克拉斯喊着。

“可是，要济贫院收容，他们先得变成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穷光蛋，那时候纳税人才不得不得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济贫院里每人每星期大约需要十二个先令。在我看来，雇他们做些生产性的劳动恐怕倒更合理更经济些。”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工场。踏脚凳和梯子放回了原来的地方，脏漆桶放在油漆间的长凳和地板上。连同以前拿回来的脏东西总共有一大堆，都需要洗刷干净。所以无论如何，伯特在最近一段时期内还不会有失业的危险。

他们在办公室里拿了工资，欧文打开工资袋，一切照旧，里面有一张下星期的计工表，这说明他并没有被解雇，虽然他不知道要他去干些什么。克拉斯和斯莱姆都去“窑洞别墅”装百叶窗，索金斯也照样有工作。

第二十八章

圣诞节前的一周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欧文在工场一间作坊的外墙上漆了一块招牌，此外还在三辆手推车上漆了公司的牌号。

他靠这种零星的活儿维持着一天几个小时的工作，因此还不算失业。

一天下午没有事干，他三点钟就回家了。可是刚到家，伯特·怀特带着一块棺材上用的牌子到他家来，要他马上给写一写。孩子说他们要他等着带回去。

欧文写牌子时，诺拉给伯特做了一点茶，请他吃了一点面包和黄油。不一会儿，在马路玩耍的小弗兰克回来了。伯特因类似的差遣，或是为了跟欧文学漆木纹和漆字手艺，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所以这两个孩子早已相识。

“下星期一，就是圣诞节后的那个星期一，我要举行一次茶会，”小弗兰克说，“妈妈说我可以请你参加，你愿意来吗？”

“好的，”伯特回答说，“我把我的活动画片匣也带来。”

“活动画片匣是什么？活的吗？”小弗兰克带着迷惑的神情问道。

“活的！不，当然不是活的，”伯特神气活现地回答说，“是给人看的，就象马戏团里的那种画片匣。”

“不太大，是我自己用糖果盒子做的。还没有完全装好，不过这个星期里我要把它装好。你知道，还有乐队哩，我用这玩艺儿来伴奏。”

他从外衣口袋里把“这玩艺儿”掏了出来，那是一只大口琴。

“现在就表演点什么吧。”

于是伯特吹奏起来。小弗兰克直着嗓子唱了几支流行歌曲，包括《老公牛和小树林》、《谁见过德国乐队》、《在教堂里等候》等等——最后，也许是为了哀悼欧文正在为他写牌子的那位死者吧，小弗兰克唱了《再见，木犀花丛》和《因为你我不愿意离开小木屋》。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吧，”小弗兰克指着一个烤面包用的大瓦锅说，那东西刚才诺拉让欧文帮忙搬上一张椅子，上面覆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

“圣诞布丁，”伯特立即回答道。

“一猜就中！”小弗兰克叫了起来，“这东西是我们上星期六从圣诞俱乐部拿回来的。我们从去年圣诞节起就一直把零钱付给俱乐部买这个布丁啦。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搅布丁了，你要愿意也来搅一下，可以得到好运气。”

在搅布丁时小弗兰克好几次要别人摸摸他的肌肉。他说，他相信自己不要多久就有力气出去做工了，他还告诉伯特他力气这么大，是因为他只吃麦粥和牛奶的缘故。

*

*

*

在这个星期其余的几天里，欧文一直和索金斯、克拉斯、

斯莱姆一起在工场干活，漆公司里的一些梯子、踏脚板和其他工具。这些东西得油漆两道，然后写上拉什顿公司字样。当其中一部分工具漆过两道之后，欧文就开始在上面写字，其他人则继续油漆，这样可以使大家尽可能公平地分担工作。在这个星期里，他们当中不时有人被叫去干别的活：有一次克拉斯和斯莱姆到别处去清洗和粉刷天花板，还有几次索金斯被派去帮管子工干活。

每天总有几个被解雇的工人来工场打听有没有活儿可干。从这些人的口里他们听到很多熟人的消息。杰克·林登老头自从被拉什顿公司解雇后一直没有找到本行工作，据说他靠沿街叫卖熏鱼赚一点儿钱。至于菲尔波特呢，他自己说他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公司，但没有一家有活要干。

纽曼——读者总还记得，就是那个因为太卖力而被解雇的工人——由于付不出他那点儿可怜的捐税被逮捕并判了一个月徒刑。济贫局每星期发给他妻子三个先令，维持她自己和三个孩子的生活。菲尔波特去看过她们，纽曼太太告诉他说，房东威胁着要把她们赶到马路上去；要是她们那点破家具还值钱的话，房东早就会把它们抢去卖掉了。

“我一想起过去把钱都花在啤酒上，真感到羞耻，”菲尔波特私下对欧文说，“要不然我自己现在也不会穷到这个地步，也许还可以帮她们一点儿忙。”

“你知道，我也并不是那么喜欢啤酒，”他继续说，“那只是一种寄托。要是你和我一样没有家，酒吧间就是你能得点儿乐趣的唯一地方了。不过，除非你有钱可花，否则人家是不会欢迎你的。”

“她们就是靠这三个先令过日子吗?”

“我想,纽曼太太有时候也出去找点零星活儿干,”菲尔波特回答说,“可是要照顾那三个孩子,恐怕也不会有很多时间了。我还听说,她刚生过一场病,现在不能多干活。”

“我的天啦!”欧文叫道。

“我告诉你,”菲尔波特说,“我在想我们也许可以替她们募点钱。有几个有工作做的人认识纽曼,要是每人都捐一点儿,总够她们吃一顿圣诞晚餐了。我带来了一张纸,想请你在上面写个说明。”

工场里没有笔,菲尔波特直等到两点钟跟欧文一同回家。欧文把募捐单的说明写好后,认捐了一个先令,菲尔波特也写了同样的数目。

菲尔波特在欧文家喝了茶,答应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并且在节后的那个星期一参加小弗兰克的茶会。

第二天早上,菲尔波特带着募捐单到工场去。克拉斯和斯莱姆也各捐了一个先令,索金斯捐了三便士,大家讲定在圣诞节前夕拿工资时交钱。菲尔波特打算在这段时间里再去其他公司走一转,看看能不能多找到些熟人捐钱。

圣诞节前夕发工资的时候,菲尔波特又带着单子来了,欧文和其他人都交付了自己所认的捐款。菲尔波特又从其他工人那儿募到九先令六便士,多半是六便士、三便士的铜币。认捐的款项有些他已经收到了,但大部分捐款都讲定要在圣诞节前夕到捐款人家里去取。欧文决定陪菲尔波特同去收钱,然后送到纽曼太太那儿去。

他俩几乎花了三个钟头才把钱收齐,因为捐款人住的地

方很分散，有一两处主人没有回家，他们只得等待，有时他们还得敷衍几句话才能走开。有三个人原来认捐三便士，现在增加到六便士；有一个人写了六便士却付了一先令。可是也有两个原认三便士的工人喝醉了酒，根本没有付钱。时间耽搁很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遇见或访问了一些还没有认捐的工人，其中有几个是油漆匠协会的会员，欧文在这星期里曾同他们谈起过捐款的事，他们答应也捐点钱。最后总共收到十九先令九便士，于是他俩又各补了一个半便士，凑满一镑。

纽曼一家住在一所小屋子里，租金每周六先令。要走进这屋子得穿过一条夹在两家店铺中间的黑暗狭窄的小胡同。这屋子好象陷在井里，四面是高大建筑物的后墙，建筑物里大多是事务所和办公室。这里空气很不流通，终年不见阳光。夏天，从周围建筑物的后院里传来种种怪味，臭气熏人；冬天这里又黑又潮又冷，简直是个细菌养殖场。那些自称有意要制止肺病流行的人，多半不是伪君子便是笨蛋，因为他们竟然嘲笑这样的提议：要消灭肺病首先得消除贫困，不让贫困强迫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们住在这样的疾病窝巢里。

前门进去是起居室，或者说是厨房。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小油灯，摆着几个样式不同的茶杯和碟子，还有一只吃剩的面包。墙纸旧得褪了色，墙上钉着月份牌和没有镜框的画片，壁炉架上有几只残破不值钱的花瓶和其他摆设。他们曾经有过一座钟，一只壁炉饰架和几张配有镜框的画，但都已经卖掉换了食物了。几乎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为了同一原因给卖掉了。家具、画、床单、地毯、油布等等，一度曾经是这个家庭的组成部分，几乎都在纽曼失业时被一件件当掉或卖去，以换

取食物或支付房租。最近几年纽曼失业的次数越来越多，失业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除了没人要的几把破椅子和一张木板桌子外什么也不剩了。楼上放的是破床架和稀烂的床垫子，供他们夜里睡觉，上面就只好盖些破烂不堪的被单和白天穿的衣服。

菲尔波特敲敲门，一个七岁左右的女孩把门打开，一眼就认出了菲尔波特，她连忙喊着告诉妈妈。她妈妈也走到门口来，后面紧跟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看上去体质虚弱，还有一个是五岁左右的男孩，他们都拉住母亲的裙子好奇地看着来客。纽曼太太三十岁光景，苍白而瘦弱，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这证实了菲尔波特所说的话，她的确刚生过病，正在复原。菲尔波特说明来意后，把钱交给了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大哭起来，两个较小的孩子以为这张纸将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也跟着哭了起来。他们记得，每次总是有人先送来几张纸，然后灾难就接踵而至，所以要使他们安下心来倒确实不太容易。

那天晚上小弗兰克上床睡觉后，欧文和诺拉出去买过圣诞节的東西。他们可花的钱不多，因为欧文只带回十七个先令。他工作了三十三个小时，共得十九先令三便士。捐去一先令三个半便士，剩下的铜子又给了路旁唱圣诞歌的穷人，另外在工资中还扣去了一先令，作为他在这星期中所请替工的报酬。

这十七个先令要派很多用处。首先得付七先令的房租，那就只剩下十个先令了。他们每天还喝一磅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这需要一先令两便士。此外还要偿还赊来的一百

磅煤一先令八便士。幸而不要买食品杂货，他们用存在圣诞俱乐部的钱买来的东西已经足够用一个星期了。

小弗兰克的袜子已经破得不能再补，得替他买一双新的，要五便士三法辛。这种袜子不太好，如果买双价钱贵一倍的要合算得多，至少可以多穿三、四倍时间，但是他们买不起贵的。买煤的情况也是这样：要是他们出得起价的话，花二十六先令就可以买到一吨同样质量的煤，可是象他们这样一百磅一买，要合到三十三先令四便士一吨。买其他任何东西的情况都是一样。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受剥削的，他们的收入虽然最少，却不得不买最贵的东西——也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质量好的衣服、靴子、家具等尽管买时花钱多，但到头来还是最合算的；可是工人阶级极少有可能，或根本不可能买高级东西，他们只能买一些不值钱的废物，这些废物花钱再少也是不合算的。

六个星期前欧文花三先令买了一双旧靴子，可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诺拉的靴子也已经破烂不堪，但是她说，她的靴子破了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天气不好时她可以不出去。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外，还得花四个便士买半加仑石蜡油。另外要放六便士到煤气炉的箱子里。这样就只剩下五先令七便士了，其中还须拿出一先令去买土豆和蔬菜。

他俩都需要新内衣，旧的已经破得不能遮身；可是想买也办不到，现在只剩下四先令七便士，这点钱得用来买玩具。他们得为小弗兰克买些圣诞礼物，还得为下星期一来参加茶会的孩子们准备些礼物。幸而不需要买肉，因为诺拉在圣诞俱乐部里已经分期付款清了肉帐和杂货帐，因此这项必需品总算

已经解决了。

他们在斯韦特商场门口停下，看看里面陈列的玩具。几天来小弗兰克一直在谈这些橱窗里的美妙玩具，他们想如果可能，就在这儿买几样东西给他。他们认得出其中不少玩具是孩子曾经描述给他们听过的，可是样样都很贵，看了好久也找不到买得起的东西。

“那就是他讲过好几次的火车头，”诺拉指着一只火车头模型说，“标价五先令。”

“对我们来说，标价五先令就跟标价五镑是一样的，”欧文回答说。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橱窗后面出现一个店员，伸手拿走了火车头。也许这是最后一个，显然是给人家买去了。欧文和诺拉想，即使有钱现在也买不到了，心里倒感到自在一些。

考虑了很久，他们决定花一先令买一只装有发条的小火车，其他玩具准备到小一点的店家去买。于是诺拉走进商场去买小火车，欧文站在外面等她，这时拉什顿夫妇正好从店里出来，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其中有一包看来就是刚从橱窗里取走的那个火车头。他俩好象没有看见欧文一样走了过去。

诺拉买好东西出来，他们去找小一点的店铺，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他们只花六便士就买到一盒远从日本运来的玩具，盒里装的是六个玩偶：爸爸、妈妈和四个大小不同的孩子。他们还用三便士买了一盒颜料，六便士一套茶具，三便士一块画图石板，还有一个布娃娃用了六便士。

回家的路上，他们顺便到水果店去取一棵小圣诞树，这还

是欧文几个星期以前就预订的。他们在家门口那条马路的转角处碰到克拉斯，他喝得醉醺醺的，捧着一只肥鹅，肥鹅的颈子搭在他的肩上。他兴高采烈地招呼欧文，还把肥鹅举起来给他们看。

“花六个便士换来的，还不坏吧？”他打着囁说，“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两只鹅了。这只鹅连一盒五十支装的雪茄是我花六便士打赌赢来的。另外一只是从教堂大厅那边俱乐部里拿来的：我每礼拜存三便士，存了二十八个礼拜，共七先令，可是，”他低声补上一句，“你知道花这么一点钱到店里去是买不到的，批发也买不到。我们委员会里有好些阔佬，他们贴了不少钱。”他点了点头，狡猾地一笑，蹒跚地走掉了。

他们到家时小弗兰克已经睡得很熟，小猫也蜷着身子在脚边的被子上睡着了。他们吃了些东西，虽然已经过了十一点，他们还不睡。欧文拿出一只装圣诞树的大花盆把圣诞树插在里面。诺拉取出一只盒子，里面装着许多光闪闪的装饰品，有镀金、镀银和五彩的玻璃球、小鸟、蝴蝶和星星等，这些东西在去年圣诞节以后就给收藏起来了。其中一部分已经用过三次，虽然有些地方褪了点色，但大体上还完好如新。除了这些东西和刚才买来的玩具之外，他们还有一盒糖果和一盒彩色小蜡烛，这两件东西都是用存在圣诞俱乐部的钱从杂货店里买来的；此外还有很多装在五彩小纸袋里的糖果和用糖或巧克力做成的娃娃和小动物，这些东西是好几个星期以来陆陆续续买来存放着准备圣诞节用的。每一个来参加茶会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件适当的礼物；对于伯特·怀特，他们本想花六个便士买一把小刀给他，因为钱不够没有买成，因此欧文

决定送他一套旧的钢制刻刀，他知道这孩子早就渴望得到这样一套工具了。装着刻刀的锡盒子用红纸包裹，和其他东西一起挂在圣诞树上。

他们尽可能悄悄地走动，以免惊动楼下房间里熟睡的人们，因为在他们布置好以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其他人都早已睡着了，连外面街道上也没有一点声音。当他们的作快要结束时，突然一阵唱赞美诗的声音打破了深夜的静寂。

歌声使他们想起了过去快乐的日子，诺拉激动地向欧文伸出双手，欧文把她拉过来紧靠在自己身边。

他们结婚已经八年了，虽然一直没能真正摆脱对未来生活的焦虑，但也从来没有象这次过圣诞节这样窘困。最近几年中，欧文失业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失业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今年年初他打算到别的地方找活干，结果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应当感谢上帝，因为他们虽然穷，比其他千千万万的人还算好多了，他们仍然有吃有住，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上床前欧文把圣诞树搬到小弗兰克的卧室里，好让他在圣诞节清晨一睁开眼就看到这光辉灿烂的圣诞树。